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卷第八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

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

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醮於客位加其

有成冠於階若不體則醮用酒於客位敬

三加彌尊導喻其志敬喻其志使加彌尊宜

弁次爵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

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

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灌

鬯也灌鬯以享神享以金石之樂節之石金

者鍾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

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

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

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

之冠異天子與怪天子無冠禮如孔子曰

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

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

禮也懿子亦諸侯無冠則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諸侯之有

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

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故今無所譏天子冠者武王

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

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三

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若合符而說者橫為年紀感促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

後五月乃攝政良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

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

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

遠於年

壽長

畜於時

畜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

惠於財親

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

去王幼志服袞職

袞職盛服有禮文也

欽若昊命

若六合是式

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

率爾祖考

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

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

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

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

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

所以異皆降自西階

西階也

玄端與皮弁

玄端

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

異朝服素畢

服朝而畢示不忘古

公

冠四

公四加冠

加玄冕祭

加玄冕着祭服

其酬幣于賓

則束帛乘馬

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人幣乘馬駟馬也

王太

子庶子之冠擬焉

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

皆天

子自為三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

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

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緇也吾

未之聞

言今有緇未聞之於古古無緇也緇冠之飾也

今則冠而

幣之可也幣今不復冠幣布幣之不復者也懿子曰三王之

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哱夏收一也

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綉委貌周道也章甫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彌

牢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

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

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

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祖有功宗有德乃為親踈

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謂近

高祖下親為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祧遠意親盡為祧二祧者

高祖及父母祖是也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諸侯立

五廟降天子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曰祖考廟始祖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降諸

侯也二昭一穆與太廟而三曰皇考廟享

嘗乃止士立一廟降大夫也曰考廟王考無

廟合而享嘗乃止

祖合於父廟中

庶人無廟四時

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

自有虞以至於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有廟以有文武故祧當遷者而以爲文廟

或有甚矣禮典皆有七廟之文唯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以其祖所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而既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立七廟矣則喪服小記

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

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

及也殷周禘嘗五年大祭而及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

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

諸禘享考

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自以太祖故曰不爲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據

后稷而言殷人不郊實以實有大功契既爲太祖之廟若復郊則實永不與於祀典

是以郊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

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

是也有德者謂之周武王是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達聖指

失寔事也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

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

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

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
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
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
聞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
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
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憇蔽芾
小貌甘棠杜也憇席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
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
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
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
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
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謬然思焉謬然深
有所畢然高望而遠眺眺見也畢羊益
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黹而黑黹黑貌
黹勅感反

頎然長

頎長貌頎渠希反

曠如望羊

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

奄有四方

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

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

對曰

葉拱兩手薄其心也

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

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

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

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

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

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

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

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

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

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

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

阜吾民之財兮

得其時阜盛也

唯脩此化故其興

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

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
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誠夫舜起布衣積
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
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
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
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
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
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

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何也

武謂周武備誠擊鼓警衆

也對曰病疾不得其衆

病憂也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敬者

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

淫液歌淫滋味對曰恐不

逮事

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衆事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

也

厲病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

對曰及時事

欲令事及其時武

坐致右而軒左何也

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

對曰非

武坐

言無聲淫及商何也

言聲歌

對曰非

武音也

武王之事不得已為天

孔子曰若

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

子曰唯丘聞諸萇弘若非吾子之言是也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

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則

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

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

語魚據反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總持干若山立不動

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

邵之治也武亂武治皆坐而且夫武始成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

四成而南國是疆言有南國以為疆界五成而分陝

周公左邵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

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六成謂舞之節解也衆夾振焉而

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與紂

同惡也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所以分陝而蚤進者

欲事蚤成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

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

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

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

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武王伐殷封其子祿

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成言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

之舊以復其位

商容商之禮儀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為殷之

賢人或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

庶民施政

解其力役之施尸紙

反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

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

桃林

西方塞也華胡化反

車甲則繫之而藏之諸府庫以

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

之士使為諸侯命之曰鞬橐

言所以藏弓矢而不用者

將率之士力也

故使以為諸侯為之鞬橐橐也

然

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

郊射

郊有學官可以習禮

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

而貫革之射息也

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所為節也

裨冕

賁符分反

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

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

然後民知所以敬親

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案盛

六者

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謂之酌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多歟珉石似玉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

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

以栗智也縝密緻塞貌栗堅也廉而不劓

義也劓割傷也劓呼外反垂之如墜禮也禮尚

謙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訕然樂矣

訕斷絕貌似樂之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

也瑜其忠美者也孚尹旁達信也孚尹玉貌旁達

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

山則是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

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

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

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敦

書之失誣知遠之失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

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之失其為人也

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䟽通知

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矣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

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

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

明在躬氣志如神清明之德在身也有物

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也是故

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

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岳降神靈和氣

生申甫之大功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美其宗族世有

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制四國于蕃四方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

于宣言能藩屏四國宣此文武之德言文武聖

德篤佐周家正為先矢其文德協此四國王良佐成中興之功

毛詩矢其文德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

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

代之德也令力正反下同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

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

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

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

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

禮也行而可樂樂也綴知劣反樂上音洛下音岳聖人

力此二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

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

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

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隩阼之

位室西南隅謂之隩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

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
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
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
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塗無並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
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
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
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為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
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
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
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
待知也求伸者所以及時及時也是以雖受屈
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合於義也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專齊有無君之心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

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

易易以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

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

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

臣鮑晏等率師若破而子之功不與焉則

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

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不可更

更音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於吳令救魯

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

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

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
之魯與吾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以
顯名以撫泗上諸侯泗水名也誅暴齊以服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
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
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後乃可子貢
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而王置
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
絕之名棄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而不避

難

難乃反

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

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
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
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
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
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
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
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說音稅其志欲之
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則破越必

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
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
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矣勾踐頓首曰孤
嘗不料力而興吳難難乃受困會稽痛於
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
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
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
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大宰
嚭嚭吳王佞臣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

誠能發卒佐之以邀邀激射其志而重寶
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
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
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
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
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
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
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
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

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
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
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
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
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
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
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以哀公十
六年卒吳以二
十二年滅時吳知
己將亡而言之也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

單音善

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

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

宓子戒其邑吏

宓音密

令二史書方書輒掣

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

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

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

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

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

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

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
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
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
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
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
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
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
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
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

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
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
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
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
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
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蹙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
是使民樂有寇樂音洛且得單父一歲之麥
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喪身反若使民有

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
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報

版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

陰免衣衣樊裘衣衣上如字入單父界見

夜漁者得魚輒舍之舍音捨巫馬期間焉曰

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

之大者名為鱮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

鯿鱮宜為鱮新序作鱮鮑魚之吾大夫欲

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

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

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

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

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毋死夫子將助之以

沐擲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

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

何姑且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

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擲原壤登木

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
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女音汝夫子為之隱佯
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
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
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孔子家語卷第八 終



注此書久遠年數錯謬未可
詳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
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
卒時孔子且七十此謂顏回先伯
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
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
有棺而無椁或以為誤

孔子家語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

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

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顏回為孔子疏附之友
能使門人益親夫子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

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

子曰命也夫

孔子每誦其辭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居蒿廬蓬戶之中与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既蔬食并日而後食也)術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為之貧不能學道不能行者為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取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販發舉賈賤賣賈值時轉化其殖其貨者也)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注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引好論精微時人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

以德行著名也仕齊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曰不在利病其在宰子(注言宰子為利病)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著名以言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著名少孔子三十一歲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

名任為季氏宰進則理其言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字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

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注子路為夫子禦侮之友惡言不入於夫子之耳

言偃魯人字子游以文學著名任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

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

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

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

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

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

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凱悌寬冲故子貢以為未仁

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孔子門人友之而

子貢激之以為未仁也

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

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

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
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
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
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
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
強識好古道也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
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
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
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耻孔子以
女妻之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
世濁不滂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
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
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
之下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
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
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
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
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

言未能
明信此

書孔子悅焉

公良儒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
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

父音甫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

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

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慰安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爲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

問曰旦無雲旣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毋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桀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
琬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
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
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
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蒧字子偕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減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里之

懸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桃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六經字義

六經字義

燕級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字子疆

步叔乘字子車

石作子蜀字子明

邽選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常

申績字子周

樂欣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弗字子茂孔子兄弟

漆雕侈字子歛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

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
名子爵初武王尅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
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
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
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
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
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
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
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

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
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縉公共及襄
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
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
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
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 一曰孔父者
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
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
華氏之禍而奔魯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

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勇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

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

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
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
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
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
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
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
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
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

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
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
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
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
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
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
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

起作

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

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梁木木主喆

人其萎乎萎頽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

將安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放法夫子

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

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

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殯處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

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即與賓主夾之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

能宗余言天下無明主莫能宗已道余逮

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哀

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弔善也憇

孔子也憇魚僅切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

疚疚病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父丈夫之顯

以自為法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

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憇失志為昏失所為

憇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

名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所以

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

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

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

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

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

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

喪公西掌殯葬焉啗以踈米三貝踈粳米禮記曰

稻曰嘉疏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

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緝雜色

以繫象環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

廟置翬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

也披樞行於引棺者崇崇牙旌旗飾綢練

長尋曰旒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

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

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

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

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

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

昔夫子言曰見吾封若夏屋者夏屋今之殿形中高

而四方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登狄又易為功

馬鬣封之謂也俗間之名鬣今徒一日

三斬板而以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縮斬上傍殺蓋

高四尺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尚何觀乎哉二

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

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

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田獵招虞人以旌不進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

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

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

善哉守道不如守官道為恭敬之道見君召便往守官非守召

不往也君子韙之是韙

齊國師伐魯齊國師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

禦之樊遲為右非不能也不信子言季孫德不素

著為民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刻而踰蒲也如之

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逃冉有用戈故

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於義既戰

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

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

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

該該包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

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

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禭喪而昭公

在外時為季孫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定公即

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僖子病不知禮及其

將死而屬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

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

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

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倣

孟僖子可則倣矣懲已所病以誨其嗣大

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遺詒

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子孫加謀學安敬之道也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

文子衛卿林父得罪以戚

也叛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

吳公子札

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

子巢于幕也

燕巢于幕言至危也

懼猶未也又何樂

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

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

克已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

晉之史記

晉趙穿殺靈公

穿趙盾從弟也

趙盾亡未及山而還

山晉之境

史書趙盾弑君

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

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

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

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

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惜盾不越境以免於譏而受弑君之

責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

之罪焉子產對曰陳亡周之大德

武王以元女大

姬以配胡公而封諸陳介恃楚衆大介馮陵弊邑是以

有往年之告告晉為未獲命未得晉平則

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陳當陳隧者井

陘木刊勝陳人陘弊邑大懼天誘其衷誘

善大執陳者也啓弊邑心知其罪校首於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且昔天子一

圻列國一同地方千里曰圻自是以衰周

之制也大國方百里從是以為差伯方七

學者以周大國方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

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

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之言以足志言以

其文以足言加以文章以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無文章晉為

鄭伯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汰侈奢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

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

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

皇之書

五典五帝之典八索
索法丘丘國聚也
對曰夫良史者記君

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

為良史曰臣又乃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

其心肆極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迹

焉祭公謀父作祈昭謀父周卿士祈昭詩名猶齊景公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曰徵招角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

是也昭宜為招耳補作招逸王是以獲殆於文宮臣聞其詩焉而弗

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

能其詩曰祈昭之惓惓乎式昭德音祈昭惓惓

言祈昭樂之安和其法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思王之法度如金玉純美刑民之

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長而字刑傷民力用

飽之心言無厭足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

志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為仁克勝言能勝已私情

復之於禮則為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

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國人潰畔遂死焉子革之

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

穆子叔孫豹其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

奔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

名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

豎通內命相家遠

命為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

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

立之

子叔孫姑

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

叔孫氏使亂大從

從順

殺適立庶又被其邑

以求舍罪

牛取叔氏鄙三十邑以行賂也

罪莫大焉必速

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

勞力也不以立已為功

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

周任古之

賢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

覺直

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

叔魚叔向弟理獄官

之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

獄邢侯

弊斷斷罪歸邢侯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

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

宣子晉正卿韓起也

叔向

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可也

施宜為與與猶行生者

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置直鮒也鬻

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

掠美善昏亂也已惡即以賂求善為惡也貪以敗官為默默猶

貪不殺人不忘為賊憚夏書曰昏默賊殺

畏罪夏書夏家之書三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者宜皆殺者也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

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

魚之罪不為末末或曰義或左傳可謂直

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

暴諸侯會于平丘晉人岳莠莠者於衛衛人患之賂叔向叔向使與叔魚客末追

而禁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

為虐魯季孫見執諮於晉晉人歸之季孫貴禮不肯歸叔向言叔魚能歸之叔

魚說季孫季孫懼乃歸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

書晉不為頗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暴

虐魯晉殺三罪去三惡加三利也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學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駸明

欲毀鄉校駸明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

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

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

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
怨防怨猶防水也大决所犯傷人必多吾
弗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導之不如吾所聞
而藥之藥治療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
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
爭貢賦之所承所承之輕重也曰昔日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
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鄭伯男南也而

使從公侯之貢南左輔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

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

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
是以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本也子產君子之於樂者能為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

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獻之事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

翫之

狎易翫習

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抄掠太叔

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

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糾猶攝也猛

則民殘猛政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可小變故以安也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毋縱詭隨詭人

遺人小惡者也以謹無良謹以小懲之也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

慘曾也當用遏止為寇虐之人

糾之

以猛也柔遠能邇言能者能安近以定我王

以定安王

位也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

不競不綌不和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優優和道聚和之

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

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

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

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
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
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為政魏舒子分祁氏及羊舌氏之

田荀櫟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以賞諸大夫

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

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

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

之舉也近不失親子可舉而舉也遠不失舉不以遠故

不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言我文王之詩我長配天命而

行燕國亦當求多福人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

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三十斤謂之鐘鐘四謂之石石四謂

之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范宣子晉御范

自銘其刑也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

者以經緯其民者也經緯猶織也卿大夫以

序守之序次也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

貴賤不僖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官為被廬之法晉文公既霸疆于時蓋作執秩之官以為晉國法也

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

矣何以尊貴民將棄神而徵於書不復戴奉上也何業之守

也民不奉上則上無所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

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夷蒐之時變易軍師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崇王弗祭大夫

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望祀

天地諸侯祀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四水

名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

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求之於已不越祀也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為吳所滅昭王出

奔已復國者也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堯率

猶循天常在此冀方中國為冀今失厥道亂其

紀綱乃滅而亡謂變夏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

已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左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

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歸孽子朝疾誘其出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已妻之

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

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璩伯玉之家文

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

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

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

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度亦訪衛國之

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

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

憾恨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

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弒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

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伐之公

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

季氏孔子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

諸雍歡聲貌尚書云言乃雍和有諸問有之也孔子曰胡為其

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

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太甲湯孫武王

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桓子孫良夫也侵齊與齊師遇為齊

所敗也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

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

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諸侯軒懸軒懸

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馬纓當膺以索群許之

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子路仕衛見

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樂以器君

之所司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有器然後得行其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

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

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

文伯母敬姜也

紡績不解文伯諫

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統

統冠垂者統丁敢反

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紕

紘纓屈而上者謂之紘紕冠之上覆也

余戰余旃二反

卿之內子為大帶

卿之妻為內子

命婦成祭服

大夫之妻為命婦

列士之妻加之以

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

而獻功

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各祭祭而獻其功也

男女紡績憊

則有辟

績功也辟法也

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

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

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

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

可謂忠矣

齊慶剋通於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匡武子武子召慶剋而讓之

慶剋告夫人夫人怒閔子子因需公以會於諸侯高鮑去守還將及至閉門而牽客

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遂刑鮑牽之足而君刑之其為至

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

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疾子食

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

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衛其足

也足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
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
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
藉田以力田有稅收藉力以治公田也而底其遠近底平其遠近俱賦里以入而量其無有里塵
十一而中賦里以入而量其無有里塵
稅度其有無為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多少之入也

度之事丁夫任其長幼或重或輕

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

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

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共

無軍事則止之

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禾秉缶米芻

藁不是過

其歲軍旅之歲一把曰秉四秉固稜穗連藁芻不可分故曰步

缶對六斗

先王以為之足君子之行必度

於禮施取其厚

施以厚為德也

事舉其中

事以中為節

歛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

丘十不度六井

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
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

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

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

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

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

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

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

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

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

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

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

富貴世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

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

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

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為八十

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

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者並存也不錯則隨鴈

行父黨隨行也斑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任

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

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

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五十始老不為力役之事

不為田獵之徒也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

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

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

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

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

弗能成

哀公問之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

之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

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

家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

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

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

田特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

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
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
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
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子家語卷第九 終

孔子家語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

諸侯朝焉

晉文公會諸侯于温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

夫

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
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

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

靡死

不如朽之速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

施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

馳道不修。

馳道，君行之道。

祈以幣玉。

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

祭祀不懸。

不作樂也。

祀以下牲。

當用大牢，此者用少牢。

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

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
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
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
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
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
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
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

紘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級旅樹而反坫旅施也樹屏也天子

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兩楹之間山節藻
人君好會獻酢禮畢反爵於其上
稅節栴也刻為山雲稅賢大夫也而難為

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陋小也
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

上不僭下下不偏上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
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
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

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竈報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貽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觀也宋陽門之介夫死

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御門者

介司城子罕哭之哀覘之

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

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
疾曰子射諸射之弊一人輟其弓輟又及
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
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
與亡昇故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
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
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
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
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
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璩伯玉請曰衛鄙
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
中雷而浴室中力救反雷毀竈而綴足襲於牀
及葬毀宗而躅行也胡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欲令僻矣長
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
面婦人東面旣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
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
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

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

襄仲卒壬午猶繹繹祭之明日又祭也子游見其故

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

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

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

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

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

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

服况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子遇人入保負

杖而息見先避入齊師將入保疲倦加杖

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任之雖重

謂時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

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

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

於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
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
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故子游問曰禮
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吊者不經焉禮
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
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
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哭夫晝哭哭子晝夜哭哭夫與子各

有別也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

髻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

從從高扈扈大也扈言喪

者無容節也

物高反髻則瓜反

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

八寸

總束髮束髮垂為飾者齊衰之總八寸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
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啓顙而
後拜顙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

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
貢問曰夫子何善爾其往也如慕其返也
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
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
也

卜人有毋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
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
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處內子游問
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
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
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以久
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

久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
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
其歡心斯為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葬而無

擲便稱其財為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

長子死於贏博之間贏博地名也孔子聞之曰

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其歛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掩坎

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

廣輪揜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

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

命也若鬼氣則無所不之則無所不之而

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

游曰有亡惡於齊惡何齊限孔子曰有也則無

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

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

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

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

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
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
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
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
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
而來者汝勿拜旣哭使子張徃弔焉未至
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
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
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
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
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
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
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
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
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

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

親盡不異之族食多少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

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

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

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

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

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

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

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

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干楯弗與共天下也遇

於朝市不返兵而鬪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

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

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從昆弟之仇

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

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

禮與初有司為之乎有司當孔子曰夏后

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仕殷人既葬而致

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

大夫三月而葬三月而記曰君子不奪人

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

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

為為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為不

公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

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

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

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

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

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

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

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

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一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臣在則禮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

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元善太子也世子之謂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其身于寬也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

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䟽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

言如禮文意當言姑姊

姊而巳姊上長姑自也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

而病君子不為也毀則死者君子為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

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食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䟽食不足祭也吾食而作辭曰䟽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僻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

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慈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爲其母也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

魯孝公之爲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所於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

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毋叔之毋死既小歛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歛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

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

質猶正也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經帶杖以菅

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

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

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

已知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記者

乃舉人避害之遜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怪也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

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

歷級遽登階不

足聚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

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

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

君兆姦為姦之兆成也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友衛齊豹見宗魯

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

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

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僭不信使子行子言不信

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

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以背蔽之斷肱中
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
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
君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於回回邪也
放而病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不犯非
於邪也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邾人子華卒哭之呼滅

舊說以滅子蒲名
人少名滅者又哭

名其父不近人情疑
以孤窮自謂亡滅也子游曰若是哭也其

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
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
今吾子早歿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
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請無瘠
色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
之拊猶撫也膺謂胸也
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
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
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
子為令德也

墓而不墳以下廿八節乃下篇諸簡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墓而不墳孔子曰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

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若高者又見

若坊者矣坊形殺殺平上而長又見履夏屋者矣又

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

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

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

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

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

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大祥

二十五日禫故十日論月而歌也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
 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
 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
 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也陽虎出曾點問曰吾之何謂也孔子曰
 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
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
 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

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
竿蘇亂反竿計也又竹器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
 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
 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
 矣夫以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
 胡為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
 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
 不智不可為也凡為盟器者知喪道也夫

子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

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

重懸諸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就所倚處而治請問

喪朝喪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

之孝心故至於祖者廟而後行殷朝而後

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

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

聞弊幃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

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蓆無使其

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

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政仕者死則從其

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眡立其弟衍子游以聞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孔子之母既葬將立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

此下有金錯尚世の行在王篇中

有以聞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有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籩之無緣也而瓦不成膝膝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篋簠篋簠可以懸鐘磬也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人也也是無益於喪孔子

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

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慈親之

慈質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已祭子貢問

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威儀今夫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莫終日不

足繼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

子之祭無濟漆何也孔子曰濟漆者容之遠也言賓客踰遠之容也漆者自反謂安詳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漆之有反饋樂進則燕俎序其禮樂脩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漆言夫言豈一說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為士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皋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廟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禘之於東朝市於西方未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積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後祖母康子往馬側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闕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不外身不踰門限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悼子文伯始祖進俎而不受運相康子而不親授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不與燕之生宗老不與則不經一經又祭宗老大夫家臣典祭祀及宗族之事不具不在釋不盡飲則退飲厭神不盡厭飲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中德之極
孔子家語卷第十
終 歲申寅端賜墜吳崧
用書黃周賢盒賢刻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朝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朝服以縞借宗祀也孔子惡指斥季康子但言諸侯以皮弁以告朝卒然後朝服以視朝服明不用縞

孔子家語卷一
庚申短至以日本寬永活字本校一過 國維

道光甲午孟冬耕蘭氏校

孔子家語后序

吳郡黃魯曾撰

嗚呼至哉孔子之文德而有是書也孔子
生於過曆上不逮於文武而為大行中不
親於成康而為共和而欲行其道周流於
齊楚蔡衛之邦所遇者皆晏嬰子西之徒
未獲多契於東魯本國乃卑秩膺仕兩不
辭焉但相以攝而輕會以兵而瀆且有容
璣之沮懷寶之誚不一也終與門人小子

相明道以傳后世是以孔氏獨多述作自
魯論齊論言之又有家語疑多鯉伋所記
并門人先后襍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
也故一典一事莫非宗旨一軌一物莫非
玄訓信義美文包二變於獨覺禮樂刑政
歛四達於大鳴何也蓋孔子之道傳者無
幾惟一貫發自聖思卓爾闡於賢力此數
字可以忘言畧稜可以絕口粹昭而梗則
廢原得而支則舍三墳五典何必顯顯八

索九丘何必優優六經二論何必諄諄特
以聖質罕聞而淵參短列睿心希觸而冉
閔續依性天遐轍高堅遠路此所以必叢
其辭必繁其篇譬之繫臂以妍珠而珠存
斯貴帶腰以良玉而玉在斯奇此書雖若
言之廣且曲道則載焉古人所謂載道之
器余敢以先歸諸今考之藝文志有二十
一卷王肅所註何乃至宋人梓傳者止十
卷已亡其大半如由混簡錯袞則又不可

分析比之王廣謀句解者又止三卷近何
氏孟春所註則卷雖盈於前本而文多不
齊余頗惜王肅所註之少播於世力求宋
刻者而校仇之僅得十之七八雖宋刻亦
有訛謬者也然此書乃孔氏久成之典余
距孔氏一千五百餘年序之僭妄深矣觀
者勿以無取尤之



